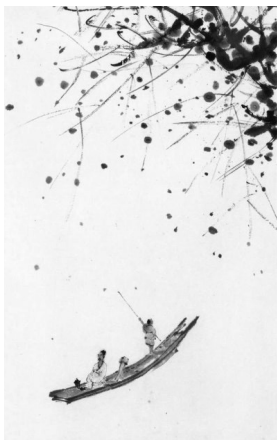


## 狼牙鳝

□邓刚



我年轻那阵相当厉害——手持渔枪，脚蹬鸭蹼，是凭一口气量潜进波涛之下的“海碰子”，在凶险却富有的暗礁之间捕捉海参鲍鱼。那个物质匮乏的年月里，享受着难以置信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就高唱“海碰子”们编的歌曲：“我们都是穷光蛋，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们都是阔大爷，海参鲍鱼就干饭！”

为此在邻居们的眼里，我威武雄壮，能在汹涌的大海里腾波踏浪，大家都认定我这个小伙子干不得。一天，邻居一个老太太来求我，要我抓一条二三斤重的鳝鱼。因为她的儿媳刚生孩子，没有奶水，偏方说喝了鳝鱼汤，奶水就能“哗哗”的。坦率地说，我一下子怔住了。虽然我敢于在凶险的海底暗礁中拼杀，那些珍贵的海参鲍鱼，我绝对手到擒来，但从来没捕捉过鳝鱼。老“海碰子”经常说，北海海里的鳝鱼大多是狼牙鳝。也就是说有着恶狼一样的尖牙，而且毒性强烈。我也看到被狼牙鳝咬破手指的渔人，指头肿胀得发黑，如果肿得太厉害，溃烂了，就要去医院动手术割掉，说明狼牙鳝不是好惹的。别看狼牙鳝这么凶恶，价钱却远卖不过海参和鲍鱼，为此，“海碰子”们从来就没有捕捉过这家伙。

然而，我绝不能在邻居面前失去“英雄豪杰”的形象，于是毫不犹豫地拍胸脯，说区区一条鱼，小菜一碟！其实我敢这么吹牛也有点底气，因为海湾里有许多破盆烂罐的垃圾，里面往往藏匿着一条蛇一样的狼牙鳝。这家伙不怕人，即使你用渔枪去拨弄，它也只是慢腾腾地探出半个身子，似乎埋怨你为什么打扰它，绝不像那些黄鱼、牙鲆鱼，“嗖”的一下就逃得没影了。我当时愿意看书，从书本上看到狼牙鳝视力极差，感觉迟钝，所以危险来临时，动作就缓慢，令人误以为它沉着冷静有胆量。

但下海之前，我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找老“海碰子”虚心请教。老“海碰子”说：“打狼牙鳝要像打毒蛇一样打七寸，也就是打脑袋下面的脖颈处，这样它就无法扭过头来咬你。”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一头扎进波涛里，开始寻找狼牙鳝。因为狼牙鳝是鱼类中的凶恶之徒，不喜欢充满阳光的礁石，总是藏匿在肮脏的淤泥里，所以我就朝黑暗的水域前进。

我小心翼翼地拍动鸭蹼，贴着海底无声地滑行。因为只要动作有点急，鸭蹼就会扇起淤泥，造成水下一片黑雾，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令我高兴地是，我很快就发现淤泥中有几个破陶罐。果然，我只用渔枪稍稍挑动一下，里面就探出一个蛇一样的脑袋，瞪着冷漠的小眼睛，那就是狼牙鳝。但这都是个头小的，不足二斤，所以我就继续潜入更深的水底。

突然，我发现淤泥里半埋着一个很大的破铁桶，甚至觉得我的渔枪还没触到铁桶，就有一条粗壮的大鳝鱼游出来。正如前面说的，这条鳝鱼不但见我不惊慌，而且那蛇一样冷漠的眼睛还有点藐视我。我又惊又喜，又有点心悸，但这家伙的蔑视令我愤怒，也就勇气大增。我尽量将渔枪的枪尖接近它的头部，百分之百地瞄准它的要害——突然来了一枪，锋利的枪刺就穿透了鳝鱼的脖颈。

被击中的狼牙鳝大梦初醒，一阵剧烈的扭动，使我感觉到挣扎的力度，我便更狠劲将渔枪用力往下刺，将它“钉”住。不妙的是，大鳝鱼搅动起黑黑的淤泥，立即一片黑云翻滚，伸手不见五指。我虽然有些慌，但还是能咬紧牙关死死地握紧渔枪。突然，我感觉憋得不行了，甚至憋得要喝下一口苦咸的海水——我真就喝了一口苦咸的海水，将口腔里那点空气压进肺部。我随即拼命拍打鸭蹼，也像鳝鱼挣扎那样，不顾一切地蹿出水面。

当我“呼”地一下腾出水面时，却发现整个世界是红色的，天是红色的，远处的小岛是红色的，连海面也红浪翻滚。我这才知道，自己的鼻子憋出血来，将水镜的玻璃染红了。但手中的渔枪却始终是沉甸甸的，在颤动——渔枪的枪尖上有倒钩刺，无论鳝鱼怎样挣扎，也跑不掉的。我知道胜利的果实到手了，大感兴奋。离开水面时，狼牙鳝长长的身子竟顺着渔枪缠绕到我的胳膊上，犹如一条大蛇，尾巴尖还“啪啪”地强力拍打我的肩头，犹如画中的一条小龙盘在柱子上，有些艺术感。

我就这样“威武”地游到岸边。到了岸上，我用海水冲掉水镜上和鼻孔里的血迹，望着这条又粗又长的鳝鱼，心里充满自豪感和收获感。我想，将来我要是有了媳妇，喝鳝鱼汤也不用愁了！

## 大家V微语

## 经典台词

□林深

●每一天，每一秒，你所做的决定都会改变你的人生。

——《罗拉快跑》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

——《阿甘正传》

●有时，你必须进入别人的世界去发现自己的世界缺少什么。

——《触不可及》

●牵着你的手，就像左手牵右手，没感觉，但砍下去也会疼！

——《一声叹息》

●人们总是喜欢用“如果”去勾勒一些莫须有的奇迹。可大部分“如果”都不可兑现，不过是从希望到绝望的一个缓冲地带。

——《阿司匹林》

●为着追求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或者浸在油中，飞蛾是值得赞美的。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热了。

●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阳谷。

●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贵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没有了光和热，这人间不是会成为黑暗的寒冷世界吗？

●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

——巴金《日》

## 简单加法

□刘荒田

老友H去世十多年后，我终于和因搬家而失去联系的H太太联系上了。

H比我大八岁，辞世时才64岁。谈起H，H太太道及一桩旧事：上世纪60年代，他们结婚不久，在村里种田。有一次，H上后山的树林里逛，不知沾上哪种树的毒液，回家后手臂长红斑（土名“痒漆”），痒得要命。他赶紧去生产大队的医疗站求医。赤脚医生说是皮疹，开了抗过敏药物。H回家，按医嘱服下一颗。次日，稍有好转，但还是痒。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吞下三颗，即正常剂量的三倍。事前，太太曾提出警告，说药不能乱吃，要先问

医生。H说，还用问吗？多吃，药效增强，就好得快，这简单的道理，轮到你教我？结果是：H晕倒在地，吓得全家六神无主，赶去找赤脚医生，问要不要叫救护车把他送往县城医院？赤脚医生到家里来，把了脉搏，检查了血压，还查了书本，才说，不必，待药效过去就没事了。他卧床一天一夜才醒过来。

“他啊，一辈子就是这样。”H太太摇摇头说。

和H太太告别，路上一直想着老友H的“简单加法”。她说得不错，H运用它可算得心应手。那一年，我33岁，他41岁，都在旧金山的中餐馆打工。仿佛约好了似的，一起患坐骨神经痛。他比我严重，走路才几分钟，就得蹲在人行道上歇气。我去看脊椎神经科医生，他不去，说另有窍门。原来，他实行土法的“四管齐下”：服成药；喝中医所开方子煎的药；请人针灸；贴膏药。一个月以后，病情好转，他得意得不得了，对我说了好多次：想好得快，下药一定要加码。

中年以后，他变胖了，体重近100公斤。他部分地接受了减肥的理论。所谓“部分”，是指有所折中，比如，服“深海鱼肝油”相当灵活。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家，我问什么事。他说，太太和孩子去外州参加乡亲的婚礼，独自在家，没人啰嗦，“咱来个吃翻天！”他说，超市碰巧搞牛排特惠，一下子买了三块。我看着三分熟的大块头牛排，每块重量超过一斤，连忙说，不行，对付不了。他说，怕个屁，看我。他把两块吃下以后，拿出一瓶鱼肝油，说，平日我吃三颗，今天六颗，把多吃的脂肪消灭掉。我哭笑不得。

吃大块肉的习惯，他维持到55岁。这时，心脏病来了，做了搭桥手术。出院以后，他指着被拿掉一根血管的右小腿对我说，不能不投降了。打这以后，严格减肥，吃得清淡，但惯性思维的马脚偶尔露出来。有一次，我和他在咖啡馆，他看着玻璃柜里面的蛋塔，咽了口水。我说，来一块？他先是摇头，可是馋虫爬上来了。我去买了两个，说：“偶尔吃点不妨。”他说：“好！”吃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一片，拍进嘴里。我问是什么，他说是阿司匹林，可稀释血液，“为了保险，今天多服20毫克”。

H的心脏搭桥十年后，血管又塞了。这一次来不及做手术，在医院撒手西去。他的“简单加法”式思维是从小养成的，维持了一辈子——且任何变化（无论是知识面、世界观、居住地，还是思想境界），都没有动摇这幼稚、肤浅且害人的“一加一必大于一”。

## 城市笔记

## 做生活的编织者

□陈中奇

去外地参加亲戚聚会，回来以后，亲戚寄来一个光盘，她把相聚时的照片和视频制作成一段录像，配上抒情的音乐。我们一家人看了非常感动，真是一份十分可心的礼物。

经常能在朋友圈里见到一些朋友，把日常的炒菜做饭、抓鱼摸虾、徒步郊游弄成生活剪影，配上合适的音乐，便生出几分诗化和艺术气息。或者是平时工作上大咖云集的聚会，或者是独坐书斋里写小文章自娱，当配上曼妙的音乐，就成了一段特有韵味的风情。

我不懂音乐，但可以感受和欣赏音乐。轻音乐就象春天三月里的毛毛雨，润万物而无声，化千情于无形。舒缓柔美的旋律，如化骨绵掌，总是能抚慰抚平我们感情的皱褶，加上曲调的起伏，让事情自然有了某种叙述节奏，蒙上一层诗意的轻纱，贴合着我们的心境，或是怀念，或是回忆，或是留恋，或是感恩，或是伤感。婉转的歌词，恰如其分地直抵人心，倾诉着我们的内心想法。那么多的好歌好词，仿佛总有一首或几首正是我们想要表达而又不能表达或不会表达的话语。

音乐是不是可以把生活虚化、诗化、情感化和艺术化呢？这个问题我无从解答，不过直觉告诉我，音乐正如一杯茶，有时听听

可以淡淡地释怀，又如一块情感海绵，会让某种情绪瞬间吸收到饱满。

把故事用画面讲出来，把心事用歌唱出来，让自己浮躁的心安静下来，也许心境便成为一潭静水深流的碧波，成为艳若惊鸿掠过波心的那抹天光云影。听着歌，如临幽秘之境，如登绝峰之顶，如入云雾之海，心境开阔了很多，心情都柔顺了很多，不与物争，不与时抢，一切都回复到安静谦和、款款情意的境界里。

不妨把生活变慢一些，拉长一些，不妨做一个生活的歌吟者，即使我们自己不会歌唱，但我们心中有歌。

一个长者说，到了中年以后，进入职场生涯的尾声，人生便渐渐有一个吸纳的过程，变成一个往外吐东西的过程，可能“吐”出来的是故事，也有可能是感想或经验。人生如蚕，年轻时吃得白白胖胖，经历过一段“作茧自缚”，到了中老年便吐出银丝白线，汇聚之后，便可以织成锦绣绸缎了。

不妨动起手来，做个生活的编织者、雕刻者，把细碎的精彩连缀成篇，在成篇的故事里撷英取华，只要我们有志，只要我们用心，即使我们不是高超的编织者和雕刻者，都可以把日常变得有声有色，让平常也能落地生辉。

